



人为什么渴望权力

简体中文

<https://prompting-query.com/zh/books/year-2025/why-people-want-power-essay/>

对权力的渴望，是人类最古老、也最持久的动机之一。它既植根于历史，也有生物本能的根源：支配他人、建立等级、掌控资源的本能，让权力变得诱人，在许多人看来甚至不可或缺。在历史中，这种渴望化身为英雄、首领和君主。人们围绕他们建立的，不只是国家，还有一整套价值观。

然而，无论这种动机多么持久，社会条件总会一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权力的缘由。资源有限、竞争激烈、对混乱心怀恐惧，都会催生为权力寻找解释的需要：为什么偏偏是这种权力，为什么是现在，又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存在？文化和教育正是在这里发挥最深的影响。它们教我们把权力看成目标、可以争取的地位、成功的象征。这些理由沉淀为神话，从父母传给孩子，成为教养的一部分。

但一个问题仍会浮现：假如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产生追逐权力的必要，会怎样？不妨想象一个没有等级的社会，横向的联系取代了纵向的关系。那里的生活将截然不同——或许更灵活，或许更混乱，但一定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。我们对正当性的理解也会随之发生根本变化：如果权力无需理由，也不必解释，它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，也可能被视为荒诞。

正是在这里，理由成为阻止权力滑向专断的依凭。我们愿意相信，权力有其根据，它不是偶然，不是一时任性，也不是一个错误。这种信念带来可预期的秩序、道德上的安定和信任。没有它，权力在不同的人眼中，便成了暴政或混乱。

可是，如果连这个理由也不过是事后的自我辩解呢？那么，它并不先于权力而存在，只是像装饰或外壳一样伴随权力。意识到这一点，会动摇我们的公正感：如果理由是幻象，权力本身也可能是一场自欺。

人们常用理由来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更为高尚。这里的理由不只是逻辑解释，更是在宣称自己掌握真理，有权决定什么是好、什么是坏。政治修辞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：“我们有权这样做，因为……”这些话具有一种力量，使权力得以稳固、传承，并获得正当性。但有时，它们只是一层外壳，遮住了蛮力、控制和强迫。当这层外壳变得透明，权力就失去了魔力，只剩下运转的机制。

如果权力毫无依据，连神话式的依据都没有，它便是空洞的。人们服从，只会出于恐惧或惯性。只要还有某种理由，哪怕充满争议，权力就能继续存在。但风险也藏在这里：一旦理由失去实质，权力就变成了操纵。支撑它的，将不再是信服，而是无力反抗。

一些研究者认为，人追求权力最根本的原因是恐惧。对无政府状态、混乱和失去边界的恐惧，会把人推向服从。权力承诺安全与稳定，即使稳定的代价是自由受到限制。其他动机也在起作用，比如嫉妒、个人魅力和证明自己的愿望。有时，权力只是保护自己的手段；有时，它是弥补内心不安的办法。

设想权力诞生于爱，而不是恐惧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领导意味着照料，而非支配；权力意味着服务，而非统治他人。这可能吗？理论上可能。但在现实中，这样的权力少见而脆弱。以爱为根基的权力追求，需要整个共同体的支持，不能只靠掌权者一人。

如果权力诞生于抗议，它便不会维护现状，而会试图打破现状。权力本身将成为革命冲动的表达，意味着不断更新，拒绝固化的等级。在这种情境下，它会失去维持稳定的作用，成为改变的工具，同时也成为不稳定的来源。

然而，现实中有一个悖论：人获得的权力越多，往往越容易失去自己。得到控制权时出现的存在危机，会暴露内心的空洞。原来，权力并不能为人生注满意义，反而可能摧毁意义。此时，人感到权力并非山巅，而是深渊。

权力毫无意义的感觉，既可能来自个人危机，也可能来自制度问题：失败的改革、腐败、意识形态的疲惫。当权力拿不出成果，它就显得无能，像一场表演。人们失去信任，逐渐疏离，不愿再参与政治。权力成了笑话，成了闹剧，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。

设想一个权力始终显得充满意义的社会。那里或许不会出现怀疑的哲学，也不会有人寻找别的治理方式。但恰恰是怀疑，推动着思想与社会的发展。它孕育批评、抗议和重新思考。

如果权力的无意义没有使人麻木，反而将人唤醒，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就会出现。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参与方式，寻找介入公共生活的途径，要求掌权者承担责任。但这也常常导致激进化。一个试图通过权力寻找意义的人，可能陷入自欺，用权力来填补内心的空缺。

这样的人可能相信，只有拥有权力，自己才算重要。于是，无意义并未消失，只是被头衔、影响力和下属遮掩起来。这些外在标志背后，往往藏着一个焦虑的问题：“万一这一切根本没有意义呢？”这种焦虑能从内部侵蚀整个结构。权力随之失稳，正当性危机开始了。

有时，这会以文化戏仿的形式表现出来：权力成为嘲笑和讽刺的对象。曾经庄严的仪式变得空洞。当权力的目的与实际结果不再相符，它的根基便开始瓦解。人们不再相信承诺，权力也就失去了未来。

另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出现：权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没有基础，它就成了暴力。在一些文化里，权力像自然现象一样，只是“存在着”，无需解释。而在另一些情境中，尤其是民主社会里，没有根据的权力会被视为威胁。

因此，人们讲述君权神授、传统，以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契约的故事。这些依据赋予权力正当性。法律将其制度化，文化保护它，教育解释它。所有这一切共同营造出公正感。人们觉得自己服从的是一种道理，而不是任意的意志。

可如果这些依据只是烟幕呢？如果它们并不反映现实，只是在掩盖现实呢？权力便成了操纵。尤其当依据更换得过于频繁——从宗教到进步，从进步到安全，从安全到生存——不断重找理由就会侵蚀信任。权力也会失去稳定。

当依据含混不清，围绕解释的争夺就开始了。有人说权力在保护人，有人说它在威胁人。在这场争夺中，获胜的未必是有道理的一方，而是声音更大的一方。制度就这样崩解，民粹主义由此滋长，共识逐渐消失。

如果个人魅力取代了权力的依据，权力便系于一人之身。这很危险：魅力会随其主人消逝，继承也并无保证。权力于是成为一场演出。当演出落幕，人们独自面对空虚。

有时，权力的基础只是习惯。“一直都是这样。”这既是传统的力量，也是它的弱点：它不让更新发生。权力像木乃伊一样僵住了。它仍然存在，却已不再活着。

尽管如此，基础再脆弱，有一个基础仍能加强人们的公正感。如果人们理解并认同权力存在的理由，即使在艰难时刻，也会接受它。失去这种理解与认同，剩下的就只有恐惧。或者冷漠。或者反抗。

凡是需要协调行为、管理资源、解决冲突、维持秩序的地方，权力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。它存在于一切有组织的交往中：从古代部落到现代国家，从家庭到跨国企业，甚至网络社群。在每一种情境下，权力都有独特的形式，映照着社会的发展程度、需求和文化观念。

相反，权力的缺席出现在无需管理，或另有秩序方式的环境中，比如平等、自治和自我调节。但这种状态大多短暂，或只能在隔离的条件下维持。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公社、没有纵向等级的部落、短命的乌托邦实验都说明：在有组织的体系中，权力完全不存在的情况很少见。

人口密度、对稀缺资源的竞争、复杂的沟通网络，以及需要协调的等级或利益，这些条件聚合时，权力便成为可能。反过来，完全自主、彼此隔离、文化上拒绝控制，或无需组织交往的环境，会让权力难以形成或难以稳定。在这样的地方，权力要么不出现，要么很快瓦解。

考察权力形成的环境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使它强大，什么使它衰弱。危机、冲突、严重的不平等、等级和社会分割，都有利于权力生长。在这些条件下，权力被视为生存手段和秩序保障。开放的社会、横向的结

构、高度的信任，以及成熟的自治制度，则不利于权力机制扩张。它们减少了对这些机制的需求，也为其他调节方式提供了土壤。

权力的边界不只是政治与行政的界线，也包括心理、文化和象征层面的屏障。它们体现在公民对机构影响范围的看法、法律限制，以及约束权力或赋予其特殊地位的神话与仪式中。这些边界未必清晰可见，却决定了一种文化里的权力可以做什么、被允许做什么。

不同地区和文化赋予权力不同的形态。有些社会把权力集中在个人身上，与领袖的魅力相连；另一些社会则将它制度化、去人格化。权力可以是宗教的、世俗的、军事的、民事的，也可以是数字化的。每种形式都回应着当地特定的历史、文化与气候条件。地理与文化像一道滤网：它们可能增强权力，使其稳定而有正当性，也可能让权力变得脆弱，容易陷入危机。

权力与其他事物的互动，是衡量它是否真实、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。权力不可能独立存在，它始终与法律、资本、信息、暴力、宗教和技术相连。这些因素有的扩大它的作用，有的限制它的范围。例如，媒体既能替权力发声，也能批评权力；军队既能维持一个政权，也能成为政变的起点。

有些有组织的群体以权力为中心，有些则将它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。国家机构、企业、意识形态运动、宗教组织、教育机构和精英圈层，都属于这类群体。它们可以成为权力的行动主体、承载者或对立者。同时，权力自身也属于一个更大的范畴：它与规范、制裁、法律和神话一道，构成治理和调节社会的种种现象。

与权力发生关系的群体，内部同样有功能、等级和制度上的分化。统治者、中间人、批评者、传声者、盟友、对手等角色由此产生。每个角色都会影响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。权力本身在群体中处于什么位置，则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它：是秩序的来源、压迫的工具，还是可以操纵的对象。

这些角色又会影响权力与其他事物的关系。互动有不同形式：合作、竞争、冲突、共生、回避、剥削。权力可以强迫人，也可以说服、操纵或调节。它采取怎样的方式，取决于文化背景、意识形态基础和正当性。

民众、精英、军队、宗教机构和商界等社会群体，是权力变动的核心参与者。它们既可能掌握权力，也可能承受或享用权力带来的作用。有的文化将权力神圣化，有的则褪去它的神圣光环。人们想维护还是摧毁权力，取决于利益、象征资本的分配，以及支撑权力的种种叙事。

权力的出现，与协调、保护、分配资源和规范行为的需要有关。这些原因可能来自外部，如威胁、冲突和自然灾害；也可能来自内部，即让生活井然有序的需要。权力是社会对复杂性挑战的回应。

权力的后果具有两面性：它可以保障稳定，为发展创造条件，也可能导致压迫、停滞和扭曲。它影响生活的每个层面，从物资分配到思想控制。保护、协调、暴力、操纵以及强加意义，都是权力公开或隐蔽的功能。

权力也可能因其他原因形成：文化偏好、神话基础、技术条件、偶然事件、个人魅力。任何一项都可能成为一种独特体制的根基。

如果权力不提供保护，它便会被看成寄生者。如果没有使它获得正当性的条件，它就会不断受到挑战。如果权力毫无后果，它就只是一种虚构，而不是实际存在的现象。

因此，权力不只是管理机制。它层次繁复、不断变化，并且创造意义；它塑造的不仅是社会秩序，还有知识、身份与行动本身的结构。它交织于时间、空间、因果、社会、文化和哲学之中。每一次级联分析都表明，权力并非固定的实体，而是一张由互动、差异、历史和象征组成的网络，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重组。